源於奧運
李漢源

班主的煩惱

世界盃期間，與一些朋友約飯聚，朋友預先表示他會帶一位港超足球班主來參加，希望我們的聚會能帶給他這位足球班主朋友一些新意見。其實我也只是從事體育傳媒多年的工作者，及對體育和足球的愛好者，說到「畀意見」都不太敢當，因為真的不是足球專家，平時在這對足球抒發己見，也只是以球迷身份提出，不過既然難得有此機會，我亦很想聽一聽由足球班主方向出發的一些心聲。

班主老闆表示，他不懂足球，也不入場睇波，只是基於一些原因答應接手經營一支港超球隊，當初接手時想着像經營一盤生意般，收支、前景等都應該是「有數得計」的，但接手一段短時間後已發現這盤「生意」有別於他平時的生意，困難重重，每一個月支出約60萬，且全無回報，也無成績，還要給球迷唾罵，我回應：其實60萬一個月養一隊球隊，看似很多，但要球隊有成績其實起碼每年要投入1,000萬到2,000萬才有機會；除了資金像「倒入鹹水海」般外，場地也是球隊面對的一大問題：香港球場不足，每一季球隊只分到40次到球場練波，除港超正選球員外還要加上幾梯次青年軍，練波時間根本完全不足夠，成績又怎會好呢？因此球隊只好去市面租場，額外訂場讓球隊練波，有時不夠別的市民「快手」，租場失敗又會無波練，令他十分灰心。班主表示想當初也只想為香港足球圈出一點力幹實事，但實際經營卻像不得要領，除了做不出什麼成績外，一切更像是原地踏步，十分令人氣餒。

香港是「老闆足球」，即是只是靠一些足球發燒友，自己從腰包拿錢出來養球隊，或者人面廣的班主自己找一些商品或一些朋友支持及贊助去經營，這樣對球隊及整個足球生態圈而言遠遠不夠，相比之下，外國球隊商業化運作，可以賣電視版權、賣球隊波衫商品、表演賽收戲金、大財團贊助商等等，整個產業才會健康並可持續發展。香港要達到這樣的商業運作，相信並不容易，內地超級足球聯賽也曾經成功得到大財團贊助，如恒大、蘇寧、富力等，但當社會經濟影響，足球生態未完善時，大集團面對財困便會首先選擇放棄資助球隊，全球疫情肆虐，整個中超馬上陷入谷底，一些只能以青年軍上陣作賽，有些球隊更只能退賽，使聯賽上對手不戰而得3分，這樣的得分已經不是正常足球聯賽，及後內地甚至因疫情而放棄和派副選參與亞洲足協盃賽事，亞洲足協對此也出怨言，加上放棄主辦亞洲盃，日後申請再主辦也恐怕非易事。

4年後世界盃又來了，中國內地及香港足球對此有什麼計劃呢？近兩年內地足球負面新聞較多，希望在下屆世界盃前能早日擺脫負面陰霾，重新起步，快定出國家隊教練，先衝擊亞洲盃再爭取世界盃決賽周入場券；而我們香港也要加油，亞洲盃有好表現，吸引更多香港人關注，才能爭取資金、場地等，香港足球才可以穩定發展。

方寸不亂
方芳

上水迎「通關」

元旦假期幾天，到上水走一走，趁着人流不多，看看店舖怎樣準備迎接免隔離通關。沒有到上水多年，在上水碰上鮮有見面的親戚，大家都住港島區，較少往來，如今竟然相遇在上水，疫情3年，習慣比較寧靜的環境，都是本土自由行，全面通關後，恐怕會熱鬧得多了。

步出港鐵，就是香港北區的大型商場「上水廣場」，這是目前香港境內距離內地最近的大型購物商場，地理位置相當接近深圳，與羅湖口岸及福田口岸僅一港鐵車站之隔，上水廣場一帶早已成為了實際的邊境購物城，所以商店以招待內地自由行客人為主。

但見商場最耀眼的珠寶店、金飾店、化妝品店、錶行、奢侈品牌服飾店，已整裝待發，以金碧輝煌姿態迎客。通關固然令商店寄予厚望，主街道和橫街的中西藥店，也是貨品堆得整整齊齊。

幫襯藥房買了3盒中成藥，因為顧客不多，店員十分殷勤，問還有什麼需要的？打蛇隨棍上，隨便問可有某牌子撲熱息痛治發燒藥？店員笑說，別說治發燒，該牌子連治經痛、關節痛的都清空了，總之什麼什麼「治痛」的都沒有。

上水本來就是邊境購物之地，昔日自由行令上水繁雜，曾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但在疫情3年的摧殘下，很多舖位都關門大吉了，昔日「水貨集散地」只有個別藥房有營業，大部分似乎來不及迎接「通關」。

據了解，通關消息公布後，舖租叫價能力有增，業主租金提高一成，藥房零售商戶查詢有增。好些空置舖位其實已重新出租，但租金已飆升，昔日兩萬多元租金的舖位，會叫高一倍租金，生意額能否追上租金升幅，還是未知之數，通關初期每日預料配額3萬至5萬人，只是疫情前來港內地客的十分之一，藥房零售生意還是需要觀望。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港大三劍客半世紀情誼

一個人的一生中有幾個50年？50年經歷過多少人世間的起起伏伏？然而在50年歲月的洗禮後，至今依然安在的，不能完全說，他命好福多，應該說，是他內心強大和善於管理自己的人生。

友情是無形的財富，特別在中學和大學時代的朋友是單純而久遠的；即使50年不見，一見即相見如初，50年前的回憶又重新鮮活起來。

在「灼見名家」舉辦的論壇中場休息時，坐在後面的女士問我，妳在哪一間大學教書？我猶豫了一兩秒，她緊接着問，妳研究哪一個範疇？我說中國文史，她又立刻追問，妳認不認識何文匯？我點點頭，認識的，誰人不認識他呢！她說，請妳幫我找他，我們畢業超過50年，已完全失聯了！當年港大同學說我們與陸人龍是三劍客。

嘩！三劍客讓人聯想起風塵三俠，聯想起紅拂女、李靖、虯髯客，一種江湖漂泊俠義的美油然而生，我向這位女士說，我一定會幫妳找到他們。但我自忖，怎麼看，何文匯和陸人龍都不像是虯髯客，難道他們兩位都是李靖嗎？

12月上旬香港天氣不熱也不冷，由何文匯做東，除了三劍客黃淑儀、陸人龍、何文匯，他還不忘請了搭橋人文灼非和廖書蘭餐聚。

1966年的同班同學，屈指一算應該是56年前了！三劍客相見一如初見，話匣子一打開，少年的心就飛回來了，聊當年趣事，談當年老師，譬如牟宗三、羅香林、陳湛銓、羅慷烈、饒宗頤等等多位名師。

席間陸人龍滔滔不絕，他的頭腦像電腦一樣，只要按一個鍵，所有的回憶都一個個出現。他說何文匯在宿舍房間掛着「不招人妒是庸才」，而他掛上「潛龍乃可飛龍」。陸人龍家住九龍，到香港大學可真是坐車又坐船，為聽饒宗頤早課不遲到，寧可趕搭的士。當時的士起錶是1元5角，自中環碼頭到大學要約2元5角，足以是一頓半的飯錢。

黃淑儀定居蘇格蘭，每回香港，逢人四處打聽何文匯或託人轉達何文匯，黃淑儀在找他，但每每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只有這一次託付對了，成功地找到人了！她特別感念何文匯的無私，當年將自己的課堂筆記借給她看。由於黃淑儀需要一邊讀書一邊打工賺錢，很是奔波勞碌，所以她選課是早上第一堂或下午最後一堂，教授也曾經對她說，什麼時候可以安心下來留校讀書？這位橫跨文理商的女孩子，大二開始專心念書。

何文匯習慣晚睡晚起，有時錯過8時30分的早課；在一個天寒地凍的早上9點多，羅慷烈已落堂，何文匯趕不及上他的早課，直接去教授房找他，見他雙手插入長衫袖口，挨着火爐向何文匯說：「你就好，可以不用上課，我就不行！」

何文匯上港大一年級時，羅香林是他的系主任，羅教授講課不眼望學生，總是閉着眼睛授課，大部分時間面對着黑板，只在要寫粉筆字時才睜開雙眼，因此同學們笑說，大學應該頒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黑板。

羅香林授課帶着濃濃客家鄉音，饒宗頤則是潮州鄉音，雖然難懂，但聽久了也就漸漸明瞭，饒公上課不跟課程，天馬行空，講他的治學心得，講跨文化之間關係。

◆香港大學三劍客：何文匯、陸人龍、黃淑儀有緣重聚，文灼非也出自港大中文系！ 作者供圖

優秀的人在惡劣的環境愈優秀。那一代的學者，經歷抗戰內亂，肩上背負着沉重的歷史包袱、時代的憂患感；那是在最不好的學術環境下，卻成就了一代名重士林的大家。他們對中華文化傳承的執着，讓我們敬佩，他們的學問智慧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口罩戴到幾時止？

3年前每月一次舊同學聚會，自從疫情爆發暫停過之後，日前取消限聚令又團聚一起了。俗語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3年不見，豈不如同隔世，當大家坐下來解下口罩之前和解下口罩之後，有意無意觀察對方時，相信不期然都有一丁點兒說不出來的「滄桑感」。

是的，怎麼不長不短3年，誰臉龐胖了一圈，誰反而瘦了一圈，皮光肉滑的他出現皺紋了，黑黑的她變成白白的她，上半截臉和下半截臉令同一個人變成兩個人，還不是口罩惹出來的怪現象。

解下口罩時，有感於口罩帶來生活的不便，大家便都開始有了話題，都說未知什麼時候可以回復除去口罩的正常日子，有人則笑說已經習慣成自然，初時還為防疫而緊張，漸漸只在乎口罩顏色和款式，幾乎忘記它的功能，反視之為美容工具了。

有說小朋友本來最怕束縛，可是卻從未聽過有抗拒口罩的，同學說有個小女孩父母買給她漂亮衣裙中的小蝴蝶她都撕去，但是帶她外出戴上口罩就笑得十分開心，總之大人有的東西她也有就高興：有家長還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說不定戴口罩能令孩子變乖，有人笑說也可能令成年人日久變得暴躁，男士們則坦言省去剃鬚時間愛上口罩，不知上班族女士有沒有省去塗口紅的時間而指甲塗到七彩了，有人說口罩除了防新冠還有個好處，她幾乎每年秋季都患一次感冒，戴口罩後3年都平安無事。

談到結論，有人就是擔心口罩戴到無了期，總不能成為開門7件事之外的第8件事，心水清家長甚至關心口罩影響小兒發育，長期棉布壓住鼻子，兩旁環帶令耳朵推前，日久鼻子扁塌，兩耳兜風，要變ET了，說笑還好，會不會成為事實，專家會有答案。

難道「疫困時代」也要像日治時代捱足3年零8個月，不過真是再捱8個月也勝過永無止境吧，這才是大家今年最重要的一個願望。

◆小朋友對口罩也有親切感。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高明昌

你的恩情

讀小學放暑假，我就去南匯老港看外婆。中午未到，去了二舅家。二舅媽見我來了，對我說中飯就在二舅媽家吃，二舅媽喊過兒女，叫他們和我一起玩，自己就出門了。大約過了個把鐘點，二舅媽回來了。二舅媽赤着腳，衣衫濕透，頭髮也濕透，像隻落湯雞，但一臉都是得意，一身都神氣。二舅媽手裏還握着一隻網袋，網袋裏白亮的是鯽魚，烏黑的是河蝦。二舅媽說這是中飯小菜。我笑着問二舅媽，這是哪裏買的呀。二舅媽嘿嘿，你只管吃。後來我知道，這魚蝦是捉的，是二舅媽在倉庫場旁邊的大河裏摸的。二舅媽其時四十來歲，一個女人家，為了一個外甥有魚有蝦吃，撲通跳進了河裏，去摸魚捉蝦，這是什麼情分，我說不清。我到今天還記着二舅媽這件事情，一想起二舅媽的摸魚摸蝦，就想起二舅媽的種種好處來，就想到自己也要做個有情有義的人。我想至今為止，平日裏能夠向上、向善，這與二舅媽跳河摸魚的事情密切相關。

類似於這樣的事情，我遇到過幾次，每一次都讓人生受益。

我14歲了，隊上派我和其他3位小朋友搖船去護塘裏面的河流撈水草。一個中午，船停橋洞下休息，抬眼看見，月牙形的橋孔頂口垂下一根已經成熟的豇豆。豇豆光亮無比，細細長長，足有一米。想起家裏的豇豆，只有筷子那麼長，心動了，隨手摘下，暗喜：用眼前的這個豇豆做種子，來年家裏的豇豆就會吃不完。回家向母親報喜，也炫耀，這事情讓爺爺知道了，爺爺說我做賊了，橫豎要打我，我拔腿就跑。爺爺在後面追我，我越過河灘，跳過壟溝，爺爺也是，但爺爺明顯吃力。爺爺一邊追，一邊喊，高家不能出蠹賊了，必須打斷偷豇豆的手。旁邊的人勸着爺爺，但爺爺得理不饒人，說不打死我高家將來要闖禍的。看着這架勢，真的擔驚受怕，也打從那天起，我就知道，只要不是自己親手種出來的東西，即便是野生的，拿了就是賊。這個想法根植在心裏，到現在為止，還有強大的警策作用。當年爺爺的追跑喚醒了我的良知，這於我而言是一生裏不可或缺的恩情，恩情似海。

我讀高中時任語文課代表，有一次文言文預習，語文老師張大文檢查預習本，一個個挨下來，張老師檢查一個面孔笑一下，是的，沒有一個同學不預習的。輪到我了，張老師信心滿滿，拿起我的預習本，一看，發呆、驚異，前後翻，找不到，老師一臉怒火，停頓了一下，拿起我的預習本，往我課桌上砸了下來，咣噹的聲音響徹教室，我渾身顫抖了。上課結束後，老師說，高明昌出來一下，我以為老師還要說我，神經有點緊張，豈料，到了門外，老師說，剛才我的態度很不好，我向你作檢討、道歉。當晚老師還專門來了我家，看望我。我如釋重負，心裏開心極了。我那時起知道，人說老師是蠟燭，我說我才是蠟燭，不點不亮，一點就亮。自那後，我的預習一直沒有偷懶過。我那時起更知道，做錯事的道歉其實只會增加別人對你的信任與景仰。後來我自己做了老師，一旦感覺自己的話語有點出格，自是學會了道歉。我想我的內心世界，有謙卑，有謙遜，有虔誠，有禮貌，這與張老師的道歉大有關係，心底裏學會道歉，比學會斷文識字應該更重要。

我在光明中學教書時，碰到了一位顧姓的前輩，他和我住在一個宿舍。每天下午放學後，顧老師要麼去學生家裏閒說農事話語讀書，要麼就在宿舍裏讀教科書、出試卷、刻鋼板、批試卷、謄分數，幾乎每天要工作到深夜，而且第二天上班還是第一個，教書始終充滿熱忱，苦也不知，累也不懂，敬業到了忘我境界。我後來也上兩個班級語文，也學着顧老師的做法，周日也到學生家裏去家訪，回到宿舍，也開始出試卷、刻鋼板、批試卷，與顧老師一起，堅持工作到深夜，有時確實感覺很吃力，但一看到顧老師那股勁兒，我就一句話也不說繼續工作，後來我就養成習慣。我工作到現在，通常情況下都不說累的，為什麼，我以為當年顧老師身體力行影響了我的人生價值觀，這種影響深入肌膚，深入骨髓。看起來，人生的許多教育不需要聲嘶力竭，一個行為可以左右終身，我想這就是。

我的父親3年前走了。父親得病時，我辭去了一切工作，專門侍奉在父親身邊，做父親看病的司機，做父親飯食的大廚，做父親談話的朋友。6個月後，父親安然離世，舉家悲痛。家族裏的人看見了一切，提出了一個口號，生意要學某某人；敬孝，要學高明昌，我成了家族裏孝順父母的一個看得見、摸得着的榜樣。其實真正的榜樣，應該是母親。我打小就看見，一生侍農的母親是如何孝順爺爺的。爺爺牙齒掉落了，母親鹹菜切得很細，像米粒，而且叮囑我們也要切得細一點。爺爺一個人住一間房子，爺爺的被褥都是爺爺上茶館去後，母親偷偷拿來洗的，等爺爺回家，母親早已鋪好，像原來的樣子一樣。照顧好爺爺的自尊，照顧好爺爺的生活，照顧好爺爺的心情。我想，首先是爺爺自己做出了長輩樣子，值得我侍奉敬重，其次也一定因為母親的孝順、母親的體貼。現在父母老了，輪到我們孝順了，而孝順的榜樣，就是我最最親愛的母親。

我把這些當恩情，恩情讓我也成了不忘恩情的人。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人類的「好朋友」

老祖宗說，瘟疫不過三（年）。3年了，病毒仍在，但瘟疫已去。人類終將要與病毒共舞。

但3年來的體驗和搏鬥，很多事情都變了，聰明的人類也學會如何跟病毒鬥爭和相處。這期間，我們多虧了一個重要媒介——人人臉上的口罩！

是它，輕輕薄薄的一塊紗布，曾經是那麼不起眼，那麼微不足道，甚至那麼令人厭惡，叫人抗拒。但狡滑的病毒不斷變種、變身，人類開始發現，這塊不起眼的紗布的重要性。

3年了，一下子要解封了，特首公布取消多項防疫措施——幸好，不包括「口罩令」，令人鬆了一口氣。

被封3年，有點不習慣自由，當然，也不敢除去口罩。我們已習慣了被它保護。

3年來，我們每天戴着它，出街出門，上班下班，也每天更換。不少人從最初的抗拒，到慢慢習慣，到欣然接受，到不可或缺，從保護自己到保護他人，到保護社會。

以前，只在生病時，或到醫院探望病人時，或處身污染的環境中，或有惡臭的味道時，我們才想起它，才用得着它。但3年的相處，它成為我們的日常，漸漸地，這件預防工具成為我們身上一件衣裳，為我們護體、遮瑕、保暖，甚至裝飾；再漸漸地，它成為陪着我們的好夥伴，成為我們依賴的好朋友。

3年前，價廉物不美的它，一度成為搶手貨、有錢買不到的奢侈品；幾度變身，又成為最平民化的日用品；再進一步，它成為物美價廉的裝飾品。

愛美的人兒把它設計得五花八門，為它繪上美麗的圖案，賦予各種絢爛色彩，更把它設計成各種形狀；商家們用它來發財，家長們用它來哄孩子，藝術家從它身上得到創作靈感。

曾經，我們譏笑過中東女人長年戴着面紗，在大熱天裏把自己包裹起來；曾經，我們看到戴着口罩的人，會躲得老遠；但在過去3年，這一塊小小的口罩以其微薄之軀，為我們擋住了病毒的侵襲、傷害；又以輕巧之態，舉重若輕地應對嚴重的疫情，令我們感到安全、安心。

雖然，生活終究要復常，人類終究要除下口罩，它也終將完成歷史使命，各自重返原來的位置。但是，3年的朝夕相處，在人類最脆弱、地球最危險的時刻，它曾經發揮的作用、作出的貢獻，會永遠留在歷史記憶中；人類不會忘記這位好朋友，無論在哪裏。

琴台客聚
伍呆呆

遙遠的茶包和茶片

深圳三洲田的山茶花在每年10月左右會陸陸續續地開始盛放。

以往的每一年，即便再忙，我都會安排時間驅車前往三洲田賞花。然而這幾年來，因為疫情的反覆，每年和朋友相約，每年都未能成行，今年亦是如此，眼看花期已經快要結束，依舊還是未能成行。

後來在朋友圈裏看到其他朋友發的他們行山時拍攝的山茶花的照片，看到照片裏那一朵朵雪白的迎風怒放的花兒，羨慕之餘，更是感覺遺憾。

對山茶花的喜愛，大抵亦是與我兒時的記憶有關。兒時在粵北的山裏，不管是自己獨自一人，或是和山裏的孩子一起滿山地跑，目的幾乎都是在尋好吃的或好玩的。當然，對於「為食」的小孩子來說，好吃的比好玩的更有吸引力。

山裏的茶樹有野生的，也有山民自己種的，野生的茶樹不夠多，山民種更多的茶樹是為了採更多的茶籽，榨更多的茶籽油。在小孩子眼裏，野生的和大人自己種的無甚區別，茶樹是一樣的茶樹，茶花是一樣的茶花。茶花的花蜜多，花開的時候，小孩子們會隨手折了隨處可見的蕨類植物的莖，抽出裏面的芯，就是一支天然的吸管，將之插進茶花的花蕊中美滋滋地吸食花蜜。

小孩子除了喜歡吸食茶花的花蜜，還喜歡喫茶樹身上比較罕見的茶包和茶片。

大人是不太喜歡茶包和茶片的，因為大人們知道，茶包和茶片是茶樹被細菌感染變異的芽苞和葉片，它們會影響茶籽的收成，而在小孩子眼裏，二者都是茶樹身上最好吃的美味。在清明前後，嫩嫩的茶芽被感染後變成像桃子一樣的茶包，它的葉片在感染後變得水嫩厚實，待它們褪去新芽和新葉特有的紅皮，開始泛出青白的顏色，就到了口感最好的時候，吃起來像是熱帶水果蓮霧，卻又比蓮霧多了幾分茶葉的清香，味道更加清甜。大人裏也有會吃的，他們將茶片採回家，和五花肉一起炒了吃，茶片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膩，五花肉裏又帶有茶葉的清香，簡直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珍饈。

我後來離開粵北山區，在深圳一呆就是30多年，這30多年裏除了深圳的三洲田，也到過很多的山裏，也見過很多的茶花，但是卻再也沒有見過茶包和茶片。或許，是因為再沒有兒時那樣的心境去慢慢地細心地尋找，或許，是因為後來到過的很多地方，茶樹的品種經過了現代科技的改良，或是化肥農藥的全面「保護」，再難有被細菌感染的，茶包和茶片便逐漸地成了記憶，和對記憶不斷地尋找。

再後來，疫情來了，我們在用現代科技手段防控的同時，也不斷地在研究藥食同源，尤其在近些日，因為要止咳而吃雪梨和陳皮的，因為要補充維生素要吃檸檬和柑橘的，因為要治療腹瀉而喝艾草灰化水的……如此種種，我便又想起了兒時吃過的茶包和茶片，想起在資料裏看過的，那些被細菌感染過而變異了的茶包和茶片裏含有豐富的氨基酸和菌多糖，吃了其實比普通的茶葉對身體更為有益。

山茶花的花期雖然快結束了，但是我想，我還可以在春暖的時候，再到山裏的茶樹林，再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兒時的茶包和茶片。